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“我知道。那年，我还在达霍弄巴的雪窝沟内打死过一头狗熊呢！妈的，熊掌比我脸还大。”甲瓦细眯着眼睛，像在这迅速消瘦下去的夕阳下搜寻什么猎物。

起风了，刮了半个天。有狗在远处狂吠。呜哇，呜哇……

凄凄惨惨的声音从半坡上那棵老杨树上传来，天空更阴沉了。

“哦，看见没有，枝叉尖上站着三只小鸽子。”甲瓦双眼死死盯树顶，我嗅出他喷出的粗气里，有股血腥味。

“是哑子生龙喂养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放屁。哑子生龙喂鸽子来干什么？鸽子的肉扔给狗都不嗅一嗅。”我看见甲瓦下巴上的那颗肉痣使劲地抽搐，眼眶内有血红的雾。

“是他喂的。他从这么小就喂起，那些鸽子很听话，常常飞到哑子的肩膀上，温顺得像只狗。”我说。

“屁话。哑子又在搞迷信了吧。哈哈，我让他去拜几死菩萨吧。”

甲瓦举起枪，砰砰砰三响，树项上一片静寂，树叶唰唰掉着。过了许久，响起了三团肉砸在坡地上的沉闷的声响。

我望着土楼顶，才预感到要出什么事。土楼顶一片平静。过了不久，寨子里的狗狂咬起来，黑夜就悄悄来临了。

甲瓦吹吹发烫的枪管，捡起地上的一颗颗空弹壳，望着我们说：“谁想吃鸡鸭肉，就提回去烧来下酒。妈的，我却情愿啃干牛肉。”

没有谁发笑，我们悄悄地离开了这儿，心里沉重得像压了块石头。

半轮月牙儿穿出厚重的云雾时，已是半夜了。我是被一串尖厉的嗥叫声惊醒的。风猛烈地敲着门板，门脚下渗进来一片白惨惨的霜粉。

呜哇，呜哇……

分明是鸽子的叫声，悲悲切切，咬人心肺。我披上衣服，掀开门，月光亮得像浇了满坡的水。

我仰起头，望着屋顶的平台。清冷的月光下，立着一瘦骨嶙峋的人，半敞着让寒风刺得青紫的胸脯，头发乱草似的飘在头顶，手掌紧捧着哪得滚圆的嘴，吐出一串酷似鸭叫的声音。

呜哇，呜哇……

是哑子，他是在痛哭几只死去的鸽子吧。我不明白，他是怎么把鸭叫学得这么逼真。难道他真的不聋，什么都听得见？

呜哇，呜哇……

风把的凄凄苦苦的声音送得很远很远。月光暗淡下去，罩在远山顶上的黑云里响起了轰轰隆隆的雷声。

夜，淹没在寒冷厚重的雾气中了。

声音

甲嘎和小胖子常来看我，带着寨子里的新鲜的笑话。还有阿嘎，每次来都要带吃的东西，奶渣啦，牛肉干啦，酸奶啦，生怕我吃不饱，饿瘦了。

那是个晴朗的夜晚，月亮露了一下脸，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可满天的星辰却出奇的美丽。甲嘎在我这里喝了晚茶后，就不想回去了。

我们坐在露天平房顶上，能感觉到星星在头顶蹦跳。哑子坐在暗处一动不动，他背靠着木柱子在墙上扯出很长的投影。甲嘎说：“你成天陪着个哑巴，肯定寂寞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哑巴只是嘴里说不出话，他的耳朵比我们的都尖。他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。”

甲嘎就笑，说：“你们都说哑子耳朵尖，我就不信。十个哑巴九个聋，莫非这个哑巴却生着一对与别人不同的耳朵？”

哑子在黑暗中嗷嗷呀呀地叫起来，像在警告甲嘎说的话。甲嘎缩着脖子伸了舌头，说：“天呀，他耳朵真的很尖。”

夜往深处走去，风很冷也很爽。我很喜欢风把甲嘎的长发撩起来高高飘扬的样子，他看起来真像连环画中画的那些阿拉伯王子。他的双眼也变得又黑又亮。他瞧了眼满空的星星，说：“很怪，每阵风刮过时，我都听见天上的星星丁丁当地响，像一些金属片在空中碰撞。”

我看着星空，说：“那是你的想象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想星星肯定是天堂上下的雨，那雨的颜色是金黄色的，落下来还是落到天的地上，天上的地是透明的，我们地上的人看见了，就说，看吧，满天的星星！”

甲嘎就笑，说：“你们画画的脑袋就会想事情。可我眼中，星星就是星星。不过，风刮过时，它真的能发出丁丁当当的声音。”

我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没听见有声音。”

他叫我别出声，再听，听一会儿声音就会响了。我又听，笑着说：“能听见星星发出声音的，肯定是转世活佛。”

甲嘎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我很小的时候，有群寻访活佛的喇嘛到了我家，他们拿了些佛珠、钞票、铜镜和笔等东西让我认。我喜欢上了那串佛珠，因为那一颗颗油光黑亮的珠子太诱人了。他们说我是转世的活佛，认识前世喜欢的东西，要我跟他走。我父亲大发雷霆，把他们狠狠骂走了。我父亲是共产党员，在县里做官，他可不相信那套。”

我说：“你信了？”

他害羞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不信。我奶奶信，还有我母亲也信。她们有时对我恭恭敬敬的样子，连我也觉得害羞。”

(未完待续)

乡土物记

宽口钵

◎黄孝纪

相较于比一个成人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饭钵，其他用途多样的瓦钵子，或深，或浅，或圆柱形，或倒立的平底圆锥状，圆形的口子都要宽大许多，称得上是宽口钵。事实上，在我童年少年时代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这样的瓦钵——盛茶，装菜，洗脸，放水勺，喂鸭喂鹅……村人泛称宽口钵头。

在我家中，盛茶的那个瓦钵最深，紫黑，釉色光亮，现在想来，足够装一只大西瓜。它的样子也比较独特，底部有三只脚，拇指大小。夏日里，母亲总会烧一锅水，舀到茶钵里，泡上自采的土茶叶，放在桌子上凉着。茶水很浓，呈酱红色。我们从外面回来，渴了，都是把嘴巴凑过去，咕嘟咕嘟喝一通。

记忆中，我家平素煮菜用的是粗瓷大碗装，很少用钵子。倒是偶尔蒸米粉肉，蒸米粉板骨（猪板油），蒸甜酒猪脚，蒸糯米猪肚，蒸糯米猪尿泡，会用一个大瓦钵。记得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，家里杀了猪，猪肚猪尿泡会留下。母亲清洗干净后，浸泡了糯米，加了盐，把猪肚猪尿泡塞得鼓鼓的，苕麻线缝上，放进大菜钵里，添点水，再一并端入锅中蒸得烂熟。这样一大瓦钵端出锅时，满屋喷香。母亲拿菜刀切成块，全家人你一碗我一碗，大快朵颐。我作为重点对象，吃肉喝汤，更是少不了。只是我尿床的毛病，依然如故。

在搬入新瓦房之前，我家的水缸是一个大瓦缸。缸口靠墙搁了一块木板，上面放了两个浅宽口钵，是没上釉的粗陶，泥黄带紫，色泽不均。一大一小的两个长把竹筒水勺，各放一个瓦钵里。钵里常年累月会积着余水，湿漉漉的，隔些时候就要端着倒掉。

这些宽口钵中，最大的当然是洗脸钵。每天早上起床，母亲已烧好热水。那个粗大的黑古溜秋的脸盆，钵子里那块黑乎乎的洗脸

帕，自然会依次在我们全家人手中交接传递。舀了水，双手端着钵子，蹲在厅屋里，或躬身站在大门石墩上，慢腾腾地洗。尤其是我父亲，两只大手巴掌捧了水，先是喝入嘴里，仰头嚅嚅嚅漱漱口，猛然一口吐出去，靡靡一声咳出一口痰来。再捧了水满脸抹着，嘴巴咕唧咕唧作响。末了，捞起洗脸帕，拧干，水串滴落钵中，哗啦作响。摊开帕子，仰着脸，捂着，擦干。顺手端起钵子，把水泼入天井，或者巷子的阴沟，这才起身。

与现在瓷砖装修的新农村比起来，那时的农村才有真正的农村味道，鸡鸭鹅，牛猪狗，六畜兴旺，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气息。不像现在，村里已然没有一头牛，没有一头猪，没有一群鸭鹅。只有一片漂亮的平顶房，几条干净的水泥村道，都空落而寂静。

如果可以，我还是愿意回到那段简朴又充满生机和乐趣的岁月。那时我的村庄，山清水秀，古树挺拔。鸟雀叽喳，牛铃叮当，鸡鸣狗叫，鸭鸭成群。我的家里，有几只浅的宽口钵，是专门用来给鸡鸭喂食的。投碎米秕谷的时候，鸡也啄，鸭也啄，鹅也啄，相互争抢驱赶，很是热闹。

这些鸡鸭鹅，往往都是自家孵化的。毛茸茸的时候，小家伙步态蹒跚，样子十分可爱。尤其是小鸭子，很喜欢吃蚯蚓。我常拿个宽口钵和一把二齿锄，到阴湿的地方挖蚯蚓，带回来喂给它们吃。有时我就直接用篮子提着小鸭们一起去挖，看到蚯蚓，它们争先恐后抢着啄食，开心的样子，仿佛味道鲜美。

夏日村前河边的树荫下，常有成群的小伙伴挥着自制的钓鱼竿。他们的身体，定然少不了几个宽口钵子。钵里是少许泥土，覆盖着鱼儿也最爱吃的成团蚯蚓，在拱土探脑。

被子里的阳光

◎徐晟

冬日的清晨，总带着几分静谧与清冽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悄悄爬进房间，那抹金黄便开始在空气中游走，与角落里的寒意交织，生成一种别样的温暖。我躺在床上，静静地看那束光，它仿佛有一股特殊的魔力，能将寒冷驱散，让人的心也跟着柔软起来。

这样的时刻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关于被子的记忆……

儿时的冬日，家里的被子总带着一种特别的香气——那是阳光晒过的味道。那时的冬天，天空格外晴朗。每当阳光明媚，母亲便会早早起床，将厚重的棉被一抱到院子里晒。我跟在母亲的身后，像个小尾巴，好奇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母亲晒被子时，总是特别用心。她会不时地翻动被子，确保每一面都能均匀地接受阳光的亲吻。阳光洒在被子上，仿佛被子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柔软、蓬松。我常常坐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那些被子在阳光下渐渐发生变化，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。

那时的我，并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执着于晒被子。直到有一天，夜幕降临，冻得瑟瑟发抖的我钻进晒得热烘烘的被窝里，才恍然大悟。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温暖，仿佛整个身体都被一股暖流包围，被子里阳光特有的气息，让心灵也得到了慰藉。那一刻，我终于理解了母亲的心意，原来，晒被子不仅仅是为了让被子暖和，更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充满阳光的味道。

搬进城里后，高楼大厦之间，阳光似乎变得稀缺而珍贵。忙碌的生活节奏，也让我们渐渐忽略了那些简单却美好的事情。比

如晒被子，母亲去世后，这样的习惯已经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，直到岳母出现，才重新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。

岳母是个勤劳而细心的人，她总能在我们不经意间，用她的方式默默关怀我们。如果天气转晴，她便会不辞劳苦地来到我们家，不仅帮忙打扫，还会把我们的被子一拆洗了，然后把棉絮抱到阳台上，让它们也享受一番阳光的沐浴。看着岳母忙碌的身影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的影子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，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晒好的棉被，被岳母套上被套叠好后放回床上，这时候空气中便有一种特殊的气息在弥漫——那是久违的阳光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

盖着岳母晒过的被子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，那种温暖和幸福的感觉，再次涌上心头。每一次翻身，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来自阳光的温暖，它穿越时空的阻隔，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延续和亲情的温暖。

如今，我也养成了晒被子的习惯。每当冬日的阳光洒满大地，我都会将家里的被子抱到阳台上，让它们享受一下阳光的恩赐。看着那些被子在阳光下渐渐变得蓬松而柔软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。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晒被子，更是在晒一份心情，一份对过往的怀念，对家人的感激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

被子里的阳光，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陪伴。它记录着时间的流转，承载着亲情的厚重，也提醒着我们，无论生活多么忙碌，都不要忘记那些简单而美好的事物。因为它们，才是构成我们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。